

滕云 著

寻觅童年

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束思絮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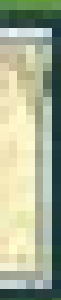


寻童年

寻童年

——写给当代大学生的二首诗歌

作者：陈鹤良 著





寻觅童年



(京)新登字 084 号

封面设计：周建明

责任编辑：温 航

寻 觅 童 年

——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束思索

滕 云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11印张 4插图 166千字

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册 定价5.90元

ISBN 7-5007-1772-5/G·575

凡有印装问题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视点新颖，思路别致。作者使他对儿童文学本体论及儿童文学人类文化性的思考，与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历史——文化思寻结为一体。思域开阔，书中文艺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学、儿童心理学观点交汇，中外古今时空交织，史、论、评各相交融。行文饶有散文情思笔致。这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家、文学研究者读之有得、读之有味的书。

目 录

I	寻觅童年的无尽行旅.....	(1)
	童年在生命深处.....	(1)
	童年在历史深处.....	(5)
	童年在文化深处.....	(10)
	童年文学在何处.....	(16)
II	寻找回来的世界.....	(27)
	新的风景.....	(27)
	走出儿童——走向儿童.....	(32)
	走出单一——走向丰富.....	(37)
	走出过去——走向未来.....	(46)
III	月亮与地球.....	(49)
	我想有个家.....	(49)
	新月之国.....	(56)
	月蚀现象(一).....	(73)
	月蚀现象(二).....	(82)
	天下三分.....	(91)

IV	社会化.....	(100)
	社会儿童.....	(100)
	青蛙王子·卖火柴女孩·海螺姑 娘.....	(110)
	走向稻草人.....	(122)
V	社会参与.....	(142)
	时刻准备着.....	(142)
	外面的世界.....	(154)
	大地球，小太阳.....	(163)
	一个被遗忘的大“角落”.....	(180)
VI	时代儿童之思.....	(193)
	历史往迹.....	(193)
	生活主旋.....	(198)
	精神呼唤.....	(208)
	无序创造.....	(216)
VII	教育诗.....	(228)
	知识蓓蕾.....	(228)
	科学之光的人文传导.....	(232)
	情感文化.....	(245)
VIII	审美新声息.....	(254)
	小老鼠和大灰狼：开放的审美 空间.....	(254)

白色塔：切近与超越.....	(259)
一个抑郁的少年：现代意识 之梦.....	(269)
普通而神奇的鸚鵡：旧与新.....	(279)
Ⅳ 寻覓童年的新队列.....	(288)
东方快车.....	(288)
五代同堂.....	(295)
五型同构.....	(309)
向着21世纪.....	(334)
后记.....	(340)

I 寻觅童年的无尽行旅

童年在生命深处

童年企慕是一种生命情结，
人类情结。

当人们提笔写下“童年”两个字的时候，童年已经变得遥远，童年已经属于不可复返的昨天。

童年永远是一种心理距离，永远是一种心理切人，永远是一种心理觅寻。无论是童年的美丽，的苦涩，无论是童年的欢乐，的艰辛，无论童年经历比之成人人生是多么细微屑琐，却都使人怀念。“忆年十五心尚孩，健如黄犊走复来。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——“倏忽已五十”的杜甫，在艰难蹉跎中这样抒写自己活泼泼的童年。“我有一时，曾经屡屡忆起儿时，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……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返顾。”——鲁迅在世事

苍茫沉百感中，浮起的是这样清新又郁勃的童稚思忆，从百草园中鸣蝉的长吟，到三味书屋的书声，从故乡海边瓜地刺猹、雪地捕鸟，到坐白篷船看社戏的欢乐、偷煮罗汉豆的甜香。“真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，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噢，童年，永远的童年，牵系伟人与凡人一生，智者与愚者一世的童年。

或许这是因为，童年的记忆总是联结着人们对造物，对亲情，对乡邦，对生命的感谢。我们都承受着生命之赐。童年是我们生命的根系，胚芽。我们生于斯，长于斯。我们在那里开始生命的首途。人生之旅漫长，曲折，坎坷，谁能忘怀初次举步的蹒跚？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”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。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扬。”“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。”坎壈终生白头搔更短的诗圣，反顾少小时日，那样神完气旺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横空出世的一代天骄，回首青春岁月，那样一往情深。噢，童年，永生的童年，即使时光催我们临近夕暮，想起生命的第一缕曙色，宇宙就依然辉煌。

或许这是因为，童年的记忆总包含着对生生不

己的人类及其命运的祷祝。对幼小生命的爱怜，是人类的天性。是的，动物也有怜幼的本能，这是物种绵延的本能，但成禽成兽怜的是己生的而不是他生的雏禽雏兽，它们也没有对自体幼时的记忆。人却有对自己童时的自怜，有对自己的童幼子嗣和他人的童幼子嗣的特殊爱怜，甚至有对小花小草小禽小兽的特别爱怜。怜己幼及于他幼，体现着人类天性对物种赓续本能的超越，此之所以人为万物之灵长。“谢公最小偏怜女”。患难余生的诗人，抚着“颜色白如雪”的“平生所娇儿”，会愁颜暂展：“生还对童稚，似欲忘饥渴。”铁肩担道义的斗士，坦然回答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”的讥诮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知否兴风狂啸者，回眸时看小于菟。”是的，儿童是小于菟，小于菟会长成兴风狂啸者。一代一代的人类走过去，一代一代的童年走过来，于是人类得享天年。噢，童年，永恒的童年。

或许这是因为，童年是人类的自新大陆。驶过漫漫的航路，多少赘生物吸附着人类肌体，犹如海生物之吸附航船。苔藓，藻类，贝壳，蛤蜊，布满船体。船体变得沉重，剥蚀，赘疣累累。童年使人类自新。比起儿童来，成人有太多的社会淤积。成人是积垢太多的人类，儿童则是新生的光洁的人类。请看唐

代大诗人杜甫怎样描绘儿童吧：他说儿童“秋水为神玉为骨”，他说儿童“色清沏”。他说得这样美，又这样真。秋水最是纯净透明，秋水为神——纯净透明的灵魂。白玉最是莹润无瑕，白玉为骨——莹润无瑕的气质。这样的神，这样的骨，所呈现出来的人格之“色”，“清沏”二字形容尽了。这就是诗人观照的儿童，诗学意味的儿童，也是人学意味的儿童。明代大思想家李贽，也从人学意义上为儿童定位：“童子者，人之初也。”他这个“人之初”，既指人的生命之初始，更指人的生命之原初。换句话说，人之初也就是人之本。他进而在心理学意义上为童心定位：“童心者，心之初也。”心之初也正是心之本。童心即人类原初之心，原本之心，本真之心。“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真也。”“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”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成人之心都不是真心，但成人之心有时却是假心，起码许多时候已经不是人心的原初状态本初状态，而蒙上了尘俗、矫饰。但儿童之心，在世俗污染之前，却是本真之心，绝假纯真的心。李贽说：“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”显然，李贽所说的“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”，不是要人返回童年，而是要人返回人的纯真本性。他讲童心，讲人之初，心之初，不完全是在儿童

生理学、儿童心理学意义上讲的,而是在社会心理学、人文心理学意义上讲的。在他这篇著名的《童心说》中,童心不仅是理想人性的参照系,而且是人文心理理想的象征。在这繁嚣杂沓的世界上,童年,童心,确实是人类心灵的一块净土。在诗情哲思里,童年,童心,确实是人类心灵获得自新的年轻大陆。我们有自新企慕,所以我们有童年企慕。噢,童年,永新的童年。

童年企慕是一种生命情结,人类情结。永远的童年,永生的童年,永恒的童年,永新的童年——它将我们导向何方?它在何处向我们召唤?

童年在历史深处

人类对童年的寻觅,不但是一种生命追溯,也是一种历史追求。

来自生命深处的童年情结,也在历史深处向我们召唤吗?

这里有一则故事。公元四世纪末,晋孝武帝太元年间,湘西武陵地方有个捕鱼人。一天,他正像平

时那样沿溪捕鱼，忽然到了一处，两岸是望不到边的桃花林，一棵杂树也没有，他很奇怪，就驾船继续往前走，想看看桃花林尽头在哪里。走着走着，船无法前行了，因为溪水源头到了，桃花林也到了边了。水源处是一座高山，有个山洞似的小口子，树木葱茏间一缕光线从山口透出来。渔人好奇，舍船上岸，向山口走去。山口很狭小，只容一个人通过。走了几十步，豁然开朗，眼前一片平畴、村舍、水塘、桑竹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田间村头农人往来耕作，男女所穿衣服都是方外之人式样，老人小孩神情都很平和快乐。他们见到山口进来的渔人，很是惊奇，友好地邀请他到家里去，杀鸡设酒，村里人也都来看望交谈。原来，他们的祖先是秦朝时人，因躲避战乱，带领家小乡人来到这里，自给自足，自在生活，与外面人世隔绝。他们都不知道秦朝之后，有汉朝，更不知道汉之后有魏有晋。他们听到渔人说明时世变迁，都很感慨。他们一家一家轮着款待渔人。渔人逗留数日，告辞回家。桃花源中人送别渔人，对他说：“请不要向外人讲这里的情形啊。”渔人走出山口，找到自己的小船，一路上留下标志。他回到武陵，向郡守报告了他的奇遇。太守立即派人，叫渔人带领去桃花源。可再也找不到去路标志，桃花源就这样迷失了。当时

南阳有个道德高尚的隐士叫刘子骥的，听说了这事，很有兴致地去找寻，也没有结果，不久就病逝了。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寻到桃花源。

这个故事，被晋朝大诗人陶潜记载下来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。他还写了《桃花源诗》，对那个没有尘嚣纷扰，没有赋税压迫，人民安居乐业，风俗淳朴，“童孺纵行歌，斑白欢游诣”的桃花源，极为向往，表示“愿言躋清风，高举寻吾契”——但愿能追随这清风，但愿这清风能把自己托举起来，在这人世之上、之外，寻觅到我所向往的理想社会。

这个“奇踪隐五百（自秦至晋约六百年），一朝敞神界”的桃花源故事，实际上是一个成人童话，或者说是陶潜时代的现代童话。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素材，是陶潜从友人羊长史那里听来的。羊长史到过关中，回来后向陶潜叙述西北人民逃避后秦暴虐的情形，这成了故事中桃花源人祖先逃避秦时战祸的影子。这个故事的另一部分素材，是从《桃花源记》中提到的陶潜同时代人刘子骥事迹借来的。《晋书·隐逸传》说这个刘子骥“好游山泽”，有一次他到衡山采药，在溪涧岸边见到两座石头砌的谷仓，一座敞开着一座封闭着，因河水太深他过不去。他回家后，听人说这石仓中都是仙灵方药和其他神异之物。于是

他回头重访，却再找不到那地方了。桃花源记中渔人重访不遇就有刘子骥传说的投影。桃花源故事素材的又一部分，借自《三国志·魏书·田畴传》。田畴为避世乱，率宗族及随从入徐无山中，找到一处平敞之地，躬耕以养父母。百姓们慕田畴高义，都来归附，数年间聚集五千多家。田畴和父老乡人商量，定争讼之法，创婚娶之礼，兴举学校，大家相与安乐，邻里道不拾遗，成为社会离乱中的一块净土。陶潜《拟古》九首之二就是写田畴的，说“斯人久已死，乡里习其风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没传无穷。”他写桃花源记和诗，就是把田畴事迹借来描写桃花源中人于尘嚣之外怡然生息的情形。

上面这些叙述，不是对《桃花源》诗和记的考证，但可作为陶潜笔下桃花源故事的背景。从中可以看出，桃花源故事并不是神话学所归类的那种原始的“自然神话”，而是经过当代人综合的“社会神话”或“文化神话”。它表达的是陶潜的社会理想，是陶潜的乌托邦。这乌托邦的中心，是回到人类童年。在生活中，陶潜也是追求童年境界的。据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，陶潜好酒，每每醉了，就对客人说：“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——我醉啦，想睡觉，你们走吧。又一次，一个客人来访，正好陶潜自酿的酒成熟，他当着客人

的面，就随手取下头巾来漉酒，完了又把葛巾戴到头上去了。他的个性、行事，就像个儿童那么直率。他有一首诗，描写自己日常生活，并和怀古挂起钩来：“春秫作美酒，酒熟吾自斟。弱子戏我侧，学语未成音。此事真复乐，聊用浑忘簪。遥遥望白云，怀古一何深。”农耕自足、家人童稚相戏的生活，为什么能与“怀古”挂钩呢？这道理陶潜在另一首诗中说了：“悠悠上古，厥初生民，傲然自足，抱朴含真。”原来他认为理想的生活、理想的社会，就是人类童年的生活，就是人类童年的社会。可是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，与人类童年的生活和社会，已经相去太远了。“三五道邈，淳风日尽”——三皇五帝时代一去不复返，淳朴的世风一天天消失。“自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，闾阎懈廉退之节，市朝驱易进之心”——奸伪，贪求，钻营，虞诈，在离乱之世泛滥，又加剧了社会乱离。于是他作《桃花源记》，在这个社会神话中，寄托他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对理想社会——人类童年社会的向往。

人们把自己对生命童年的企慕扩大到社会、历史，就产生了对历史童年的企慕，产生了企慕人类童年的社会观、历史观。陶潜和他的《桃花源记》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在中国历史，包括文化史、思